

汇川集

王德志 著

汇 川 集

Hui

Chuan

Ji

(王德志作品选)

公元二〇〇一年春



[作者简介] 王德志，男，汉族，贵州省遵义县团溪张王人。1938年生，中师文化，中共党员。1960年参加工作，1972年入党，1998年退休。曾任过遵义师专膳食科长，总务处长兼后勤党支部书记等职。现为贵州省曲艺家协会会员，遵义《播风》诗词学会会员。作品方言朗诵诗《一万元》获1990年贵州省第二届杜鹃书会二等奖；《租来的姑娘》获1995年遵义地区小戏小品调演一等奖；小品《三巴掌》获1992年遵义市小品调演二等奖。

目 录

故 事

张三丰评理	(1)
一担海龙米	(4)
金盆篮的传说	(7)
洗马滩的传说	(9)
倒吊碓窝的传说	(11)
老城没有蚊子的传说	(13)
龙井沟的传说	(15)
螺蛳山的传说	(18)
金狮山的传说	(20)
九节滩的传说	(22)
长奶夫人的传说	(24)
汇川潭的传说	(26)
高岩山的传说	(28)
新桥名称的传说	(30)
红花岗的传说	(32)
鲤鱼田的传说	(34)
千人菩萨的传说	(36)

冉大麻子的传说	(38)
董酒起源的传说	(39)
遵义三官楼在天里头的来历	(42)
张三丰受封	(45)
两兄弟	(48)
马桑与腊梅	(51)
王头与胯肚	(53)
算者失算	(54)
三和庄奇遇	(57)
竞争	(61)
神算铁嘴	(63)
考验	(67)
春生与春梅	(71)
飞回来的金凤凰	(74)

曲 艺

一万元	(76)
“话”称重量	(80)
摩登女自白	(82)
过河	(84)
租来的姑娘	(87)
借来的媳妇	(90)
拉来的姑爷	(93)
雇来的保姆	(95)
买来的女婿	(98)

青山饭店	(101)
刘正良娶妻	(104)
卖烟记	(107)
评先进	(110)
OK 哥得拜	(112)
自找的耳光	(114)
两个未婚妻	(116)
便衣	(118)
一块砖坯	(120)
抗旱救灾	(121)
多和少	(123)
圈套	(124)
“老懂”	(127)
说说贵州省	(129)
金凤凰与大灰狼	(131)
说赌博	(132)
十劝世人莫吸毒	(13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34)
校友聚会现童心	(136)
逛酒城	(137)

小 品

三巴掌	(141)
假如它是真的	(145)
名城车	(151)

招聘	(156)
军军的高招	(161)

诗 歌

登绥阳观景亭	(166)
黄果树水帘洞	(166)
游桐梓小西湖	(166)
访天桥古寨	(166)
游狮子山法王寺	(166)
夏日田园	(166)
海龙水库赞	(166)
参观海洋绿化林园公司有感	(167)
重阳登高	(167)
登岳阳楼	(167)
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	(167)
黄果树观瀑	(168)
诗友聚会	(168)
蜡梅	(168)
岁寒三友	(168)
菊园有感	(169)
遥望香港	(169)
咏兰诗四首	(169)
咏水	(170)
纪念毛主席讲话五十年	(170)
喜迎澳门回归来	(170)

遵义回龙寺	(171)
遵义新貌	(171)
游兴义马岭河峡谷	(171)
游颜村水晶宫	(172)
改革开放	(172)
观山间溪流暴涨洪水有感	(172)
春游娄山关	(173)
夏游钓鱼山庄	(173)
开发区	(173)
庆祝国庆五十周年	(174)
春游诗会有感	(174)
吊聂荣臻元帅	(174)
缅怀邓小平同志	(175)
喜闻团张公路通车	(175)
百年回首	(176)
后记	(177)

张三丰评理

明朝年间，仙人张三丰游览遵义，住在遵义市桃源山的桃源洞里，整天采药治病、练武说道。一天上午，有四个男女青年，吵吵嚷嚷地来到桃源山上，请求张三丰为他们评理。

张三丰道：“四位施主，请了。请各通姓名。”

四人一笑，各说出诗一句。

白面书生曰：“我叫‘杜康首创玉液浆’。”

红衣女子道：“我叫‘不爱武装爱红妆’。”

肥胖青年讲：“我叫‘人间以我分贫富’。”

清瘦男人说：“我叫‘头戴乌纱管地方’。”

张三丰微微一笑：“啊！我知道了，原来四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酒公子、色小姐、胖财爷、官大人呀，真是失敬失敬！不知四位高人，光临寒舍，有何见教？”

酒公子道：“张先生，我们四人为评选之事争论不休，互不相让，特来请先生评理，望先生主持公道。”

张三丰道：“虽然贫道久居深山，才疏学浅，但对评理还有兴趣。你们尽数说来，让贫道见识见识。”

酒公子道：“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现在人间在评选什么先进模范，我们也想象人间那样，在我们四人中评选一个无过之人。但大家争执不下，无过之人尚未评出。”

张三丰道：“你们是如何进行评选的？”

酒公子说：“先生请听，我们各自道来。”

酒公子说：“我是无过之人——

‘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

李白常伴我，诗篇永长留。’”

色小姐道：“先生，不要听他的，我才是无过之人——

‘君子迷淑女，佳人爱多才；

罗帐两合谐，花鸟动情怀。’”

胖财爷说：“我才是真的无过之人——

‘荣华我是主，富贵我为中；

贫富离了我，出门路不通。’”

官大人道：“你们三位都不是无过之人，你们的功劳全靠我的指挥和领导。没有我，你们就会一事无成，我的功劳最大，我才是真正的无过之人——

‘人生六尺躯，喉中三寸流；

阴阳和睦转，全靠项上头。’”

四人各不相服，据理力争，互不相让。

张三丰见此情形，忙说道：“不要争，不要吵，你们都不是无过之人。”

“先生，愿听您的高见。”四人异口同声。

“你们夸大功绩，遮盖缺点，这本身就是过错。说句实话，你们本人本质都无问题，但最怕碰到‘今贝’之人。一旦受到‘今贝’人的引诱利用，你们就会变质，铸成大错。”

“什么叫‘今贝’之人，还望先生多多指教。”

“‘今贝’者，为‘贪’也。你们受‘贪’字的引诱，不就成了贪酒、贪色、贪财、贪官了吗？古人云——

李白醉酒江上死，石崇因富把命亡；

贪色男女多疾病，秦桧严嵩害忠良。”

“这不是你们受了贪字的利诱犯下的过错吗？怎么能说都是

无过之人呢？”

说得四人纷纷低下头去，不敢正眼看人。

张三丰继续说道：“不过，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你们有功劳也有过错。关键在于把握好限度，切忌不能贪婪，否则将遗恨终生。”

说完，他转身进石屋，取出一支毛笔，蘸饱浓墨，在洞前石壁上写了一首诗，以戒后人——

“饮酒不可过量，近色切记轻狂；

谋财遵纪守法，为官廉洁慈祥。”

写完，掷笔于地，飘然而去。

一担海龙米

遵义会议期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漫步在子尹路街头，看见一位衣衫褴褛，两鬓斑白，年约五十余岁的老人，冒着严寒在那里卖炭。身旁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双手捂着肚子叫疼。老人一边搓着开裂的双手，一边对孩子说：“娃儿，你忍着点，等爹卖了炭，有了钱，就给你去看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见此情形，急忙走了过去。毛主席亲切地问：“老人家，你的木炭卖吗？”“卖！长官！卖了炭我给孩子看病。”朱总司令说：“老人家，我们叫同志，不叫长官。你的木炭，我们买了，请送到我们总部，给你现钱。”

通讯员小李挑着木炭，老人背着孩子，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走进了红军总政治部后勤处。小李找来了红军卫生员，立即给孩子看了病，吃了药。毛主席、朱总司令又陪同老人到食堂吃饭。闲聊中，得知老人是海龙坝的人，名叫龙云祥，是个地地道道的穷人，一辈子受苦受难，生活十分困难。吃罢饭，老人问：“请问二位高姓？家住那里？”毛主席指指朱总司令说：“他家住四川，我是湖南人，他姓朱，我姓毛，我们两个，就是国民党出高价要捉的朱毛。”老人一听，急忙拉着孩子，跪在朱毛面前，嘴里不住地说：“朱毛是好人，红军是好人，菩萨保佑你们打倒刮国党……”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急忙拉起老人说：“老人家，不要这样，天下穷人是一家，红军与穷人心连心。我们共产党，我们红军，

是专门帮助穷人翻身，打倒地主、官僚、国民党的。”临别时，毛主席要通讯员取来三块光洋（银元）和二三十斤面粉，给老人作炭钱。老人一见忙说：“我那一挑木炭，值不了一块光洋，要不了这么多钱。”朱老总笑笑说：“这钱和面粉，是我们打遵义时的战利品，是从国民党那里缴获来的；这些钱和面粉，扣除你的木炭钱后，就是我们红军送你的。老人家，请收下吧！”老人千恩万谢了一番，才收下银元和白面，离开了红军总政治部。

老人回到家中，心里很不平静，想到自己活了五十多岁，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人，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我今天受了红军的恩惠，应该怎样报答他们呢？他翻来复去地想着，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来。夜深了，他忽然心里一亮，自言自语地说：“有了，有了！我们海龙坝产的米好，过去是给皇帝进贡的。今天，红军比皇帝还好，朱总司令和毛主席比皇帝还好，我不如买一百斤上等米送给他们，以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想罢，思想轻松了许多，便安安稳稳地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老人带着小孩，挑着一百斤上等海龙米，汗流浹背地到了红军总政治部，要求见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求他们收下大米。红军管理员对他说：“老人家，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开会，他们很忙。你的大米，我们不能收，红军有纪律，不准收老百姓送来的东西。”任凭红军管理员好说歹说，老人还是不依，反复说：不收米他不走，见不着毛主席、朱总司令他不走。事情就这样僵持着。

会议休息时，管理员找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告诉他们老人送米不走的事情。毛主席思索了一下，对朱总司令耳语了几句，然后才走到老人面前说：“老人家，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代表红军感谢你的一片好意。”朱总司令说：“你的大米我们收下了，谢谢你啦！”然后对管理员说：“你把老人这一百斤大米，

送六十斤到红军伤病员医院，给受伤同志们吃，余下的四十斤，煮给参加开会的代表们吃，让大家尝尝遵义海龙米的滋味。”

末了，毛主席把管理员叫到身边，对他如此这般地耳语了一番，管理员就眉飞色舞地跑进了伙房。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留住老人共进午餐。临行时，管理员从厨房里拿来了四五个白生生的馒头送给老人说：“老人家，你把这馒头带回家去吃罢。”老人接过馒头，眼里含着感激的泪水，离开了红军总政治部。

夜幕降临，老人一家坐在火边，边吃馒头边谈论红军的好处，吃着吃着，孩子“哎唷”一声说：“馒头里有石头。”大家仔细一瞧，馒头里包的不是石头，而是一块亮花花的光洋。孩子高兴地说：“爸爸，我运气真好，馒头里有钱。”老人一惊，随手掰开所有的馒头，得到了三块光洋和一个蜡丸，蜡丸内还有一张纸条。老人不识字，忙将纸条拿到邻居杨九公家，请求念念。纸条上写着：

龙老爹：

谢谢你的好意，给我们送来了上等海龙米。收米不给钱，这是违犯红军纪律的。给钱你又不收。因此，我们在馒头中夹三块洗净的光洋，作为购米的钱，请一定收下。

红军政治部。

见字条，老人热泪盈眶，嘴里喃喃地说：“朱总司令、毛主席是好人！红军是好人！孩子，你快点长大，爹送你当红军去。”

当天下午，参加遵义会议的代表们，吃着白生生、油渍渍、香喷喷的海龙米饭，个个赞不绝口，都说是好米，没有菜也能吃几碗。毛主席还风趣地说：“今天我们吃的是给皇帝的贡米，就等于当了一天皇帝。”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金盆篮的传说

遵义县铁厂乡的西花坝，原名金盆篮，提起金盆篮，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金盆篮是一个三面高山，一面丘陵的长条形坝子。在坝子上半部的山脚下，有一个深不见底，绿水成潭的火龙井。火龙井的水冬暖夏凉，清甜可口，远近闻名。凡遇天旱或枯水季节，二里以外的人家也常常到这里来挑水、洗衣、洗被。

相传很久以前，有两个姑娘在井边洗衣，她俩边洗边谈：“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见过金子是什么样子，……要是能有个金盆让我看一看，让我们用一用，那该有多好哇。”说来奇怪，一个黄色的金盆从井底浮出水面，飘到了她俩身边，任她俩使用，衣服洗完了，她俩想把金盆拿走，可是一倒水，金盆就从手里滑掉，沉到井底不见了。从此，凡来这井边洗衣、洗物的人，都能看见金盆，想用金盆，就能用上金盆，就是谁也没法拿走金盆。

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家住十里外的两个恶霸地主的耳朵里，他俩为了探视虚实，手拿几件旧衣，扮成两个农夫到井边洗衣。他俩和当地人一样，见到了金盆，用上了金盆，也拿不走金盆。这两个家伙回到家里，贼心不死，搜肠刮肚想办法打主意，绞尽脑汁从城里买回来鱼网，叫各自的老婆扮成渔妇，一同到火龙井“打鱼洗衣”。当两个恶霸看见金盆浮出水面，飘到老婆手中洗衣时，便悄悄地张开了鱼网，名为打鱼，实想

打捞金盆。就在他们布置就绪，暗自高兴，妄图合力抢走金盆时，他们四人所站的土地连同金盆、鱼网，一起沉到井底。从此以后，火龙井的水域扩大了，井水加深了，水流量增大了，金盆不见了。冬暖夏凉的火龙井水，终年不断，灌溉着金盆篮这块肥沃的土地。

洗马滩的传说

相传从前，遵义老城北门外，大龙山山脚路边的茅屋里，住着两个靠打草鞋为生的老人。夫妻俩虽贫寒，但厚道、勤奋，他们坚持天天打草鞋，有“张草鞋”之称。张家草鞋做工精细，草软如棉，经久耐磨，远近闻名。三十年来，张家夫妇打草鞋，坚持天天在门前石墩上锤草，冷暖寒热刮风下雨，从没间断过。功夫不负有心人，门前石墩硬是被锤得油光水滑，分外逗人喜爱。

有年深秋，密密麻麻的细雨，不间断地下了二十余天，道路泥泞，行人稀少，张家无草加工草鞋，就在停工待料的第三天，夫妻俩忽闻门外有马啼之声，出门观看，既没马到，也无马迹。关门则闻马叫，开门不见马影，如此三次，声声震耳，弄得夫妻俩莫名奇妙，大为惊奇，渐渐地，夫妻俩听出来了，马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来自锤草石墩。夫妻俩一合计，决定搬开石墩看个究竟，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发现，石墩搬到东，马在东啼，石墩放在西，马在西嘶。最后决定，打烂石墩，刨根究底。

石墩打开了，内有指头大的一匹乳臭未干满身白毛的蔫当当小马，样子十分可怜。老人顺便抓来一把废弃稻草，将小马包着，拿到门前河滩边冲洗干净。说也奇怪，马越洗越白，越洗越大，最后竟成一匹膘肥体胖，驯服善良的大白马。

老人得到宝马的消息，很快就传遍黔北大地。老人洗马的地方，也成了群众常来洗马的“圣”地。说来使人不信，老人